


# 張愛玲

【續編】

# 愛玲的世界

◎蘇偉貞 編選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張愛玲的世界·續編／蘇偉貞編選。——初版。——臺北市  
：允晨文化出版；民 92  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當代名家；7）

ISBN 957-0329-61-0(平裝)

1. 張愛玲—傳記 2. 張愛玲—作品討論

782.886

92016444

當代名家⑦

張愛玲的世界（續編）

編 選：蘇偉貞

發行人：廖志峯

責任編輯：洪虹玲

美術編輯：劉寶榮

出 版：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6 樓

服務電話：(02)2507-2606(代表號)

傳 真：(02)2507-4260

http://www.asianculture.com.tw

E-mail: eas@tpts6.secd.net.tw

劃撥帳號：0554566-1

初版日期：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一月十日

法律顧問：蔡欽源、邱賢德律師

登 記 證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

電腦排版：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製 版：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

印 刷：盈昌印刷有限公司

裝 訂：協成裝訂行

定價：新台幣 220 元

ISBN：957-0329-61-0

◎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倒裝，請寄回更換

# 張愛玲的世界

(續編)

蘇偉貞編選



## 目次

### 輯一：惘然記

#### 殺風景

——張愛玲巧扮死神／水晶／6

#### 張愛玲二三事

——訪張愛玲姑丈記／司馬新／11

#### 附錄：張愛玲給美國友人的菜單

#### 花憶前身

——回憶張愛玲和胡蘭成／朱天文／32

林以亮〈私語張愛玲〉補遺／高全之／43

#### 初見張愛玲，喜逢劉金川

——兼憶我的滬江歲月／夏志清／50

懷念我的姊姊張愛玲／張子靜／60

張愛玲與荒涼／張錯／65

張愛玲祖宅／賈夢璋／68

我所知道的張愛玲／劉金川／77

尋找張愛玲／蕭關鴻／81

## 輯二：對照記

### 如此江山待才人

——張愛玲與台灣文壇／王鼎鈞／94

張愛玲成了祖師爺爺／王德威／102

張愛玲的廣播劇

——記「伊凡生命中的一天」／高克毅／105

〈天才夢〉獲獎考／陳子善／110

張愛玲的文學之旅／陳宛茜／121

近二十年來張愛玲在大陸的「接受史」／溫儒敏／141

張愛玲的香港大學因緣／黃康顯／159

附錄：張愛玲致華府英國大使館函／陳姿羽 譯／185

訪許鞍華導演談「傾城之戀」與「半生緣」／麥欣思／193

張愛玲「吞沒遺稿」的真相／鄭樹森／204

關於「一曲難忘」／鄭樹森／216

張愛玲與兩個片種／鄭樹森／218

張愛玲的電影緣／羅卡（劉耀權）／221

記張愛玲悄然來台／蘇偉貞／247

編後記／254

輯一：惘然記

# 殺風景

## ——張愛玲巧扮「死神」——

水晶

張愛玲女士仙遊去了，從此天人兩絕，再也讀不到她精湛的文字了——，即或是像鳳毛麟角一丁點兒什麼的。

她故後，我立刻在篋笥中，翻出這篇寫於去年（一九九四）十二月的舊作來，那時她剛剛獲得時報的文學特別成就獎，我寫出這篇直言談相的「咒她死」的文章，自然不為媒體界所喜，因此為我深鎖在我書桌的抽屜內。九月七日，張女士的噩耗在洛杉磯傳出後，全球各地（包括大陸）的藝文界立即引起了極大的震盪，有如交響樂雄壯的音樂浪潮（見木心所寫的文章）：而聽到她的壞消息時，我立刻不寒而慄地想到這篇預報訃聞的小文，心中真是五味雜陳，一支禿筆難以形容。



現在我用顫抖的雙手，將這篇小文寄給華副，不過想虔誠的證明：人與人之間的感應，特別是藐小的我與超絕的才女張愛玲，有時候可以完全是非理性、超自然的。但是，令人很遺憾的，預言常常是事後才印證出來；事先當事人往往蒙在鼓裡，渾然不覺，「相對如夢寐」，這是凡人的局限，也是凡人的悲哀。

我曾經寫過一本《張愛玲的小說藝術》，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夏志清先生在她逝世後非常肯定的說：「凡是中國人都應該讀張愛玲。」現在連上海的《文匯報》也將出專輯來紀念她的成就了。作為一個後死者，我想把她的作品，無論中短篇，也包括散文，好好的再寫一遍——換個方式寫，不是為熟讀過張愛玲作品的「學者」寫，而是為一般對張愛玲有興趣、但是感到陌生的讀者寫。換句話說，我即將寫出的是一本有關張愛玲作品的「導讀」；這樣，想讀張愛玲又覺得躊躇猶疑的讀者，可以稍稍得到一點「指引」與幫助。我個人認為——至少在目前——這是紀念張愛玲、肯定她一生文學成就的最佳方式。

張愛玲女士獲得今年（一九九五）時報文學特別獎，忝為張迷，自然替她額外高興：皇天不負苦心人，這一天終算等到了。次日，時報「藝文生活」版特別刊出她為這次得獎而拍攝的「卷首玉照」（套她自己在《流言》裡的說法），這張玉照卻使愛慕她的讀

者大惑不解。我看了半天，終於揣摩出一點她的心意來。

先看玉照：張女士穿了一件羊毛質地醬紫近乎黑色的長袖毛衣，大挖領（當年胡適去紐約探望她時，她也穿了一件大挖領襯衣），領口袖口鑲一道白邊。黑毛衣印有一朵朵放大的雪花圖案。若是年輕，大挖領後面大概不會再穿什麼；這次她添了一件麻質背心。通身一無插戴：像她在《對照記》裡強調的一點：素樸原是本質。

她沒有戴太陽眼鏡，因為不是電影明星——她最欣賞的嘉寶，就頂愛戴墨鏡；也不是政治上的名人，像戴安娜王妃。她的頭髮也是真的，不是假髮——一位我認識的女書法家堅持，她那頭屬著銀絲的鳥巢型黑髮是假的。當然不是！知道她的人就會了解那不是！

最令人費解的一點是：她左手握著一卷報紙，上面刊著的頭條竟是：主席金日成昨猝逝。

憑著這卷斜切過她身體的「頭條」，她要向讀者宣泄的是什麼訊息？

這一點先按下不表，且說她那張「玉照」，其實滿耐看，並不如一般人想像的那樣糟。乍一看，我覺得眼熟：原來她像兩三年前逝世的影后奧黛麗赫本。影后大去之前，經常參加慈善活動，媒體免不了要替她拍照，影后依然固我，像年輕時一樣喜歡袒胸露

頸，結果引起她的老影迷一片惋惜之聲，「這女人瘦來！怕來！」這是張愛玲在〈花凋〉一篇裡，形容女主角川嫦罹患了三期肺病後的一句話。

「瘦來！」是客觀的；「怕來！」卻是主觀的評語了。「瘦來！」使人想起健康不佳，再加上那條驚嚇人心的黑色頭條，更產生了震懾人心的殼棘效果；「怕來！」張愛玲是在那裡扮演「死神」的角色嗎？

是的，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肯紆尊降貴扮演一次「死神」，張愛玲就肯屈身俯就。這樣做，同樣也應驗了張愛玲在作品裡常用的一句話：「殺風景」，還有便是她作品裡的一貫作風（主題）：「辣手摧花」。

像她的那篇得獎感言，也是一貫的「殺風景」，把讀者倖存的一絲羅曼蒂克幻想都擊落了，碎為滿地的玻璃渣。

照片除了殺風景，她還要透露的一個訊息是：死亡使人平等，在她的作品裡，經常提到這一點。古希臘詩人荷馬（Homer）就在他的抒情詩裡說：「灰白的死神以公平的雙足敲打窮人的小屋，和王侯府邸的角樓。」魯迅更在一篇怪誕的散文裡說：一家人生了一個男孩，賓客們跑去道賀，大家齊聲唱念著榮華富貴長命百歲等賀詞時，有一個聰明人卻力排眾議，跑進去說這個小孩將來會死。於是引起眾人一片公憤，被大家趕了出去。

其實，魯迅在結語時說，這聰明人倒是說了真話；其他人說的都是假話，反而受到歡迎。這就是人間。張愛玲應該算是魯迅的私淑弟子，她在〈憶西風〉裡說的也是真話，可是卻聽來如此的「殺風景」。這張「玉照」她竟然巧扮起「死神」——又有點像《紅樓夢》裡的馬道婆來——那是個類似五通神的「死神」角色，更是雙料的殺風景；她舉起那道符咒似的黑色「拘捕令」，向我們這些愚夫愚婦、芸芸眾生沒頭沒腦砸了下來，砸得我們兩眼金星亂迸，無處可以遁逃。一個願打，一個願挨，多年來沒有遇到這樣過癮的事了。

本世紀初，慈禧太后在頤和園內留下一幀巧扮觀音的「玉照」，身旁是面目醜陋的弄臣李蓮英；又快過了一世紀，我們目睹了稀世的女作家張愛玲，為我們巧扮了一次「死神」。前者反映了慈禧的愚；後者反映了張愛玲的智。好戲歹戲都被這兩位女性演絕了。後世的女性，理當抱怨「生不逢辰」吧？

原載台北《中華日報·副刊》，一九九五年九月三十日

# 張愛玲一二三事

## 訪張愛玲姑丈記

司馬新

張愛玲之姑姑在張之散文集《流言》中出現過多次，後來《姑姑語錄》又收集在《張看》中。兩人在一九四〇年代至五〇年代初相親相依，似是張愛玲當時僅有的家。在海外晚輩讀者心目中，一九四〇年代的上海，陳舊而迷糊，幾乎時空隔絕。所以數年前，張愛玲給我的信中提及她姑姑尚在上海，聽了使人又驚又喜，彷彿見到她小說裡的人物。翻然從紙上走下來一樣。這次筆者回上海探親，就準備順道訪問張之姑姑。但尋求姑姑並非易事，中間經三位先生協助，方尋到地址。一九八七年七月去信後，許久並無回覆，至九月中臨離美國前兩天，方接姑夫李先生回信，措詞很客氣，但未應諾訪問，得看屆時他身體情況而定。

抵上海在錦江飯店安頓後，即與李先生通電話，李先生說姑姑（李夫人）身體不適，不宜見客。但可以與他本人會晤；因約定時間改日去他居處接他至錦江訪問。見面那天天氣甚熱，原來準備自錦江叫出租車去李府相接的，後來在外灘的午飯拖久了，就去國際飯店僱車，不料國際飯店並無專用出租車，由管理人在南京路上攔車，七八分鐘才有一部，卻有大批人在等候，看來無法在約定時間趕至李府。幸而李府離國際飯店不遠，因打電話請李先生至國際飯店相晤，再同去錦江飯店。李先生按時抵達，雖高齡八十多，卻聲音宏亮，又健步如飛，外表看來至多七十歲模樣。於是兩人在街上邊談邊等車。等車等了良久，不得不請管理人幫忙。

說明有八旬之老先生候車，須特別協助。此人卻是一俏皮的上海人，回道：「勿要講是八十歲，車子勿來，兩百歲也無啥辦法。」帶著笑容，全無惡意，後來總算來了一部上海所謂麵包車（van），將三組乘客一起帶走，皆大歡喜。

李先生在途中略談其身世，我因前一夜曾與其朋友談天，更知詳情。李先生與其亡故前夫人，和張愛玲姑姑一九二〇年代同在英國留學，均是好友。張之母親亦是他們圈中人，想來是當年上海洋場中的名士淑女（Smart-set）。後來一九三〇年代，李先生至香港經商，張愛玲一九三九年至香港大學求學，需一監護人，就是李先生擔任。當年張愛

玲與炎櫻（Fatima Mohideen）初抵香港，就由李先生在碼頭迎接。據李先生回憶，張之大學生活，還是相當愉快的，尤其在大二那年，得了兩份獎學金，手邊還算寬裕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李先生去了重慶，勝利後方回上海。一九四九年後長期留於上海，但以其之背景，文革時自然是受盡苦難。張之姑姑對李氏夫婦始終在患難中支援協助，一九七五年李先生前妻下世，兩年後在朋友撮合下，李先生與張女士結婚。張女士身體欠佳，當時已七十多歲，需人照應。李先生感其多年友情，因此與其結合。倒是文革悲慘世界中的一個小故事，卻是一個溫馨的故事。

李先生到錦江後即開始我們的訪問，他一路暢談，透露出不少前未所公開的資料，想世上張迷均會樂聞。在尊重張先生 *privacy* 之原則下，可公開資料如下：

一、張愛玲之父親名張廷重，因與張之姑姑早不來往，謝世的年份不清楚，大約在一九四〇年代。張愛玲之母親名為黃逸梵，英文名取 Yvonne，抗戰期間去了新加坡與印度，勝利後回上海，但不久又去新加坡，輾轉到了英國。一說她在英國開了一小廠謀生，另一說乃是依典賣身邊所攜的骨董度日。她於一九五七年去世。

二、張愛玲一九四二年自香港回上海後，始終與其姑姑同住。最初是 Kemier 街的 Kemier 公寓，後來搬赫德路之 Eddington House，此乃張愛玲最走紅時期，後搬出赫德

路，曾在錦江旅館（即今日錦江飯店之北樓）住了一個月，才遷入梅龍鎮旁之弄堂。最後搬進離國際飯店附近的長江公寓，即張愛玲離上海時之住所。當年李先生去張府造訪，張愛玲常去樓下添菜留客便飯，《半生緣》中某些上海背景，亦取材於此地區。

三、張愛玲於一九五二年七月離開上海，當時申請去香港，以進香港大學繼續為理由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香港大學因太平洋戰爭而停課，張未曾畢業，十年後再去求學位，港大也准許其復學，大陸政府也允其出境。她七月抵香港後，九月開始上課，十一月自動離開港大。中間原因不詳。

四、張愛玲一九五二年離上海時，姑姑希其停止兩人之間的通訊。張也依姑姑之言不再去信給她。姑姑此舉，可說相當有遠見。十四年後發生文化大革命，姑姑未因張愛玲之所謂「反共小說」受連累，即是明證。文革之後，她們倒恢復了通訊。據說張之信中僅談及日常生活起居，偶也提到其寫作情形，至於近二十年來她之東山再起，海外文壇上之盛譽，則隻字不提。因而李先生聽到今日張愛玲在文學界之地位，未免驚喜交集。張本人落落之態，易然可見。與當年「出名要趁早」的張愛玲，迥然兩人。

那天訪問完後，送李先生回寓所，並順將《張看》一冊轉送李夫人。次日去訪張愛玲在赫德路（今名常德路）之舊居，那幢公寓想來是一九二〇年代所建，頗有 ART DÉCO



（ARTDÉCO 是法文 ART DECORATIVE 之簡寫，二十世紀二〇、三〇年代流行的風格）之況味，與紐約東區一些高樓大廈相似。那公寓對我來說是記憶猶新，因我在一九五〇年代所進之小學，即在公寓附近。新房客很客氣，容許我們進內參觀，並准許在陽台上拍照。

一九三〇、四〇年代文學，至今還值得一讀的，實在不多。即使當年轟動一時的名著，如《家》或《子夜》，在我們後輩讀者看來，作者熱情固然有餘，但在人情世故的洞察上，未免淺薄了一些，張愛玲《傳奇》中五六個短篇，加上後期的《色·戒》均是傳世之作。長篇中《秧歌》與《半生緣》也是經典著作。因為這些小說，對人性、人生、人間世，做出了努力不停的探索。張愛玲致力的，即是人際關係之微妙，人性之深不可測，及命運之坎坷不平。這些題材，非但寫不盡，而且永遠擁有讀者，好像蹦蹦戲裡的花旦，能夠夷然的活下去，因為那些題材是永恆的。

張愛玲在小說的成就，當然不僅是題材的緣故，更是因其高超的藝術。因此經過四十多年的辛苦路，張愛玲今日擁有大批的張迷，與隨之而來的盛譽，也極是應該的。衷心祝願她在與塵世幾乎隔絕的小世界中，求得自己的平安。